■ 格格不入

驾校师傅

终于，我的驾校课程学到了上车。我战战兢兢地来到教练车面前对白衣黑裤的教练行礼：老师好！

□桑格格（作家）

我这位驾驶启蒙老师姓刘，北京郊区房山人，82年的，因为黝黑跟72年生一样，他对此毫不讳言：嗨，干我们这一行，没一个细皮嫩肉的，像你这样的，上两次车和我一个成色！鬼使神差我居然报的是手动挡，我抱怨自己报错了。刘老师说：什么报错了！就是命运安排你挑战自我，学了手动，以后你自动手动全会！来吧，调整好你的座椅和心态，系上安全带，走着姐们！

挂挡后一松离合车一抖动，我立马怕了，和车一起哆嗦，吓得大叫：老师！刘老师笑得呵呵的：紧张吧？很正常，继续紧张玩命紧张，不管咋样车在你手里动起来了，多牛啊姐们，生命从此大不同了是不是！来，松手刹！啊——我把车开动起来了！

刘老师拿出一张CD：听点歌曲，喜欢邓丽君不？我转过头深深点了点头：我最喜欢邓丽君了！他立马训斥道：不许转头！两眼要平视前方，换二挡！换三挡！油门轻点！邓丽君的歌声这一次好像是解释路况——在你身边，路虽远没疲倦……

起步换挡之后，学习掌握方向和靠边停车。我越来越放松，一有点儿进步，刘老师就玩命夸我。我也玩命夸他。你学得真快！您教得真好！这是三个小时的练车时间中我们说过最多的话。我开始觉得和车有点感应了，刘老师点点头：这就对了，万物有灵，不要以为车是台没有生命的机器，它灵着呢！比如油门多灵敏啊，用前脚掌轻轻触摸一下就有反应，比你家老公还灵敏呢……

课间休息，我们把车靠在路边。他点起一根烟，我说：老师也给我一根儿呗。他嘿嘿一笑：人家都是学员进贡烟，你倒好，抽我的！说完一支烟就递了过来，还帮我点上。吐出一口烟，他问：你是做什么的？我说：写小说。他立即肃然起敬：了不起啊！我故作淡定地摇摇头：啥了不起的，连车都开不好。他嘿嘿一笑：你说，这个开车和写小说有啥相通的地方吗？我沉思了一下说：嗯，油门就好比抒情，写平常事儿就相当于挂低挡，不能轰大油门……他很恭敬地又抽出一支烟：来，大作家，再来一根儿？

再一次上车，我有点小兴奋，踩着油门速度嗖一下就提了起来。教练唉唉两声帮我点了刹车，批评道：你说，是不是抒情有点儿过了?!

■ 我们的祖先

申生与重耳

后来的晋文公，名字叫重耳，在他时年60岁左右，他的老爸晋献公，娶了一个性感骄人的狄人媳妇叫骊姬。晋献公有很多媳妇，他还把他爹的小媳妇泡到手，生下一个儿子叫申生，立为太子。

□潇水（历史作家）

太子申生常和晋献公一起在外作战，颇立战功。但是，太子是个高风险的职业，不是那么好当的，不但弟弟们会嫉妒和陷害他，而且跟老爹关系也不好处：太碌碌无能了，老爹看不上，太有才华了，又会使老爹产生被威逼感。晋献公对申生的感觉大约就是后者。

太子申生带兵打仗一段时间，跟老爹闹了一些摩擦，而且功劳和本事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对老爹成了一个潜在的威胁之后，骊姬觉得够火候了，于是对晋献公说：“我听说，太子申生在他镇守的地盘上，对老百姓特别宽惠慈爱，这是他别有用心啊。如果他说，‘国君受了骊姬的迷惑，必得把国家搞乱了。’然后以此为借口对您动武，我看，您不如杀了我，他就没有对您动武的借口了！呜呜……”

晋献公不太相信，就问道：“你说申生对老百姓宽惠慈爱。对百姓慈爱的人，对爹不应该反叛吧？”

骊姬说：“对百姓慈爱和孝顺老爹是两码事。如果他认定您是纣那样坏的国君，他出于忠于百姓，就会把您杀了。越是对百姓慈爱就越不惮于杀您。而且，您曾祖不也一直是跟亲戚们打吗，最后把他们全杀光了，您也亲自动手了。亲戚之间，何曾有过亲情呢？”

晋献公害怕了：“可是我怎么收拾他呢？”骊姬说：“您让他去进攻皋落氏的狄人。如果他打败了，就追究他的责任，治他的罪；如果他胜了，他的欲望也就会更大，就要图谋不轨，您就有了把柄，就可以治他的罪了！”晋献公说：“有个媳妇就是好啊！”

于是，晋献公又命申生进攻皋落氏。申生打胜了。晋献公看了，儿子真是厉害啊，他要真反我，真没办法了！过了几年，骊姬又说道：“我听说，申生上次立功之后，野心更大了，已经开始秘密图谋了。您不先动手，就要遭大难了！”

按理说，正常人不会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反叛自己，但是老晋献公一贯是在血雨腥风的政治中杀过来的，从前对哥们儿全不相信，对儿子也一样不信。于是晋献公说：“好，我这就动手，干掉这个狼子野心的儿子！”骊姬很高兴，不再有顾忌了，遂放手策划谋害太子申生。她在祭肉里下毒，说是申生干的，要毒死晋献公。晋献公遂命申生自杀。申生拒绝了下属给他的逃跑建议，逃跑的话，就等于对国人和诸侯说他不服父亲的处置，父亲的民望和国际威望都将急剧降低，于是出于忠、勇和智的考虑，自杀了。

现代人会认为申生是弱者，他不敢打破陈旧的忠孝这些价值观，而放弃了追求和维护自己的权益。但是，当时的人也许并不这么认为，为了维护当时贵族价值观的完美，而敢于放弃个人的生命、欲望和幸福，才是强者。

申生死了，但重耳还活着。

■ 吃了吗您呐

涮肉要数东来顺

要问京城里能吃到鲜美羊肉的馆子，不出三个，您就准能提到东来顺。“涮肉何处嫩？要数东来顺。”百余年来，清真馆子东来顺的涮羊肉几乎是家喻户晓，俨然成了北京乃至北方饮食的招牌。

□崔岱远（文化学者）

要说这家百年老店当初创业也实属不易。东来顺的创始人丁德山是光绪年间住在东直门外二里庄的一个回民，早年间和两个兄弟靠往城里送黄土为生。后来用卖力气攒下的积蓄在东安市场摆起了一个专卖贴饼子、扒糕一类贫民吃食的摊位取名“东来顺粥摊”，意思是从“京城东面来的，希望生意做得顺顺当当”。在丁德山的精心打理下，这粥摊的生意还真不错，引得当时宫里的太监主管魏延也经常光顾。丁德山挺会来事儿，每次都伺候得这位老太监舒舒服服。一来二去，魏太监竟然就认丁德山做了干儿子。

1912年，东安市场着了一把大火，粥棚也被烧得个干干净净。不过丁德山却因祸得福，魏太监亲自出面张罗着帮他重新盖了三间瓦房，经营内容不仅增加了羊汤、羊杂碎，还不惜重金聘从当时做涮羊肉最出名的正阳楼饭庄请了位切肉师傅，专门推出了“涮羊肉”，而且字号也改成了“东来顺羊肉馆”。

清真菜选料极其精到，讲究羊身上的各个部位有不同的用途。涮羊肉必须用羊身上的好肉，一只四五十斤重的大绵羊，真正能用来涮着吃的肉也就十二三斤。丁德山很会做买卖，能琢磨出了穷人和富人在吃上的不同心态。他把剔下来的那些筋头巴脑不能涮的肉剁馅做成馅饼，在店门口支上几个大饼铛，整天刺啦刺啦的烙着，让过往的行人闻香垂涎。馅饼卖得很便宜，尤其受那些到东安市场等客人的洋车夫们欢迎。吃着又便宜又实惠的馅饼，车夫们心里头美，碰到有找馆子吃饭的客人自然帮助做开了义务宣传：“您下馆子吃饭呀？哪家馆子好吃？东安市场东来顺的涮羊肉呀！那味儿才正呢！”车夫把客人拉到了东安市场，客人进店里吃精细讲究但并不便宜的涮羊肉，车夫在外吃香腻油润的便宜馅饼，各得其乐。

东来顺也对得住来吃的顾客，不仅羊肉选料精到，而且切得薄如蝉翅，涮起来越发显得鲜嫩。这里的小料也调得格外精细，比如谁家的小料里都有韭菜花，可没人知道东来顺的韭菜花里放了酸梨片，蘸在肉上酸甜可口，别有一番滋味。再如糖蒜，都是选腌了三个多月的大六瓣蒜，咬上一口，甜得醇厚，辣得爽利。尽管价钱有点贵，不过物有所值，留住了不少回头客。就这么着，一传十、十传百，东来顺买卖越做越红火。渐渐的还添上了红汁大芡的清真炒菜，成了京城首屈一指的大饭庄。

新京报插图/赵斌

■ 我的大学

我们，他们

在六月天里排练真不是件好玩的事。排练快结束的时候，学生们打了起来。

□黄晓丹（大学教师）

先是他系男生趁月黑风高潜入本系宿舍偷袭，被本系男生打翻在地。又是本系女生赶去男生宿舍喝彩，被他系男生踹了一脚。局势很快乱成一锅粥。

习惯了自由散漫的大学生活，忽然要天一亮就去操场报到，就差不多已经难死他们了。何况在白花花的大太阳下，半小时后头顶冒烟、一小时后大脑空白。高年级女生撑着小阳伞走过，像看熊猫一样把他们一个个从头看到脚，更让各位小帅哥羞愧得恨不得钻进蚂蚁洞。

但他们很快就进入了角色。皮肤晒得一般黑时，他们已经很熟练地用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来彼此称呼。“我们方阵最优秀”、“我们方阵最强大”，有两周时间，昼伏夜出的兔老师总是在睡得最香时被排山倒海的口号声吵醒。最初兔老师愁眉苦脸地赖在床上，想不出为啥要把同一句话喊上五遍。但渐渐兔老师能分辨出喊声的不同来源，原来除了操场上埋伏了四个方阵之外，还有一个方阵在图书馆门口。这个方阵居高声自远，口号铿锵、回声袅袅。每当“最优秀、最优秀、最优秀……最强大、最强大、最强大……”的回声传来，兔老师就判断喊战结束，可以继续睡觉了。

本来一切顺利。学生习惯了排练、师姐习惯了看熊猫，连兔老师都习惯了口号声。据说很快会有一场精彩的会演，学生们信心十足，发誓“战胜他们方阵”。可谁都没想到，导演觉得单数不符合美感，因此需要把五个方阵重新组合成四个。

女孩子们先开始哭泣。第一个默默流泪、第二个吸着鼻子、第三个蹲在地上边哭边喘。男生们东撞西撞，一言不合就要打架。最后终于勉强凑成四个方阵，但怎么看都横不平竖不直。有些人之间贴得太近，有些人又离得太远。口号也失去了气势，不但回声听不见了，还常常喊错节拍。事故实在太多，教练拼命吹哨，兔老师只能每天顶着两个熊猫眼去上课。

好在汇演的时间终于到了。就在混战后的第二天，窗外一早就响起了运动员进行曲，却没听见那些熟悉的口号。兔老师迷迷糊糊睡到中午，起来一看，校园里恢复了宁静，没有方阵、没有一样的制服，只有一些学生看起来肤色更黑些，像是刚晒过日光浴。

责编 曲飞 美编 倪萍 责校 赵琳